

人非草木 亦为草木

刘 恒

我认识董华三十多年了。他是个厚道人，以前是，现在还是。序言大抵是虚言，我去年已经发誓不序。董华却来索序，我的不序之言即刻就成了虚言。因为，他是个厚道人，我就是打自己的脸，也断不能冷了他的脸。厚道人脸皮儿薄，脸一冷心就凉了，我不能这么不厚道。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得给我时间，容我通读了他的稿子。公事私事一堆，文事蛋事一团，什么时候读呢？这他就管不着了。一拖再拖，直拖到无可拖，有几个月了吧？我偶感他禁不住拖，会去找别人，却亲见这厚道的家伙宁肯在一棵树上吊死！呜呼，不能再拖了，再拖要出人命了。

我通读了他的每一个字。他写得如此认真，我要读得对得住他。吸住了我的注意力的，不光是他的文字，还有被他的文字牵出来的我自己的记忆。他的文字温暖了尘封的往事，让复活的岁月像泉水一样汨汨地流动起来了。

我跳出来想，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神器？不错，读的是文字。然而，读的是文字吗？平凡黯淡如董华，高贵灿烂如卡夫卡，读他们读的是什么呢？无论文字的力量和荣耀多么悬殊，必有一个平等的支点为读者所用——我们读的终究是自己啊！灵魂固然是不可视的，透过阅读的文字，我却分明看见自己的灵魂跳上了一叶小舟，划走了。这里蕴藏的美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所以么，董华的草木，也是我的

草木。他的笔每碰到一样植物，我的眼前就移来一个放大镜，让我看到了叶片上的露水，甚至闻到了花朵的香气并隐约听到了虫鸣。这就是所谓大自然，亿万生物的无垠之海，人游在里面像一条鱼，极端渺小却无比惬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么？在文字上滑行的灵魂告诉我，这股惬意之感千真万确，它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真实。

读《白薯月令》，惊讶董华的熟谙农事，并立即想到了饥荒年的秋后，自己去刨捡落薯的情景。一块薯头都没捡着，塞了一口袋薯秧回家，将薯叶撻下来煮着吃了。读《温故香雪海》想到夜里偷偷爬树，读《椒乡八月》想到扎了手流血馒头，读《黄花儿遍地香》想到百花山顶吓人一跳的花海，读《黑痘》想到跪在玉米地里锄草……于是再次跳出来断想，董华这本书的本质，是诉说人和草木的亲缘关系吧？那么，人和这些植物是什么关系呢？是人体热量与蛋白质以及叶绿素之类物质的转换关系吗？他罗列的草木林林总总，分为五辑六十六篇，不能入嘴的几乎没有。他用文字极尽赞美之能事，能扯多远就扯多远，最终却将它们近乎全部揪了回来，并一一吃掉了它们！

所谓人和草木的关系，一旦露出牙齿，本质也就露出来了。我们恨一个人恨到极点，常说老子要生吞了你。然而，爱一个人爱到高潮，也会忍不住叫嚣：让我吃了你吧！人对草木，终究是爱的。既入人口，便沦为肉身的一部分，这种爱至少从猿猴时

代就萌芽，从树上爬下来之后便日益壮大起来了。董华赞美草木，大而言之是人类的基因作祟，小而言之，是代我们向生物链上的伙伴致敬。读者如果有心，尽可借助董华的文字，避一避人世的喧嚣，看一看那些沉默无言的生物之美。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人家的！

董华文字的意义，不仅仅含了这些。草木是个路标，一头指向了空间，在庞大混沌的空间里面，最清晰也最亲切的一个小地方名叫故乡；另一头指向了时间，在凌乱不堪的时间碎片里面，最难忘的是自家生命的刻度——那些被春夏秋冬埋葬了的平凡的日子。董华以草木为引子，催促周旋于世的身心踏上归乡之路，也将我们领回了葱茏的山水草木之间。那里有我们各自的家乡，是舍不下的生身之地，更是无法忘怀而徘徊不弃的精神家园。读者中不乏纯粹的城里人，或于董华津津乐道的这些草木无感。但是，我敢断定他的祖上和足下必有一条根须深深地扎在乡野的泥土之中。他必定是爱这些草木的，以生物基因图谱的广泛性来推断，他无疑是它们的亲戚，正如我们是无边草木的亲戚一样。董华以草木为知己，就是这个意思了吧？我读尽了他的文字，又涂抹了以上文字，无愧知己的知己了。坦率地说，人间的喜怒哀乐是如此之繁，可恶之人可厌之事又如此之多，口口声声地要爱草爱木，看上去是不是矫揉情挺做作的？不过且慢，当你静下心



来，坐在山坡上，长时间凝视一棵小草和一朵无名小花的时候，你的灵魂一定是充盈而温暖的。那小小的植物是一个隐喻，它就是你！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之中，你整个人呈现的就是这种淡然而坦然的样子啊！

董华是多么厚道的人，没有哪个作家像他这样喋喋不休又面面俱到地向草木们致以如此敬意。在喧嚣不已的时代，他这支朴素的笔尤显笨拙和不合时宜。但是，只要你我的心还有温度，必会感知他对脚下土地的忠诚，也必会感知他对同类的谦卑和善意。我们以阅读他平凡的文字向他致敬，继而透过这些文字向那些无声的草木致敬，进而向犹如草木一般的我们，向平凡而脆弱且孤独而又顽强的自己致敬吧！

董华兄，以此陋序给你和来读你的诸位敬礼了。开卷共勉，不回家草，美哉善哉。

（本文系作者为董华散文集《草木知己》写的序言）

书海拾贝

苦苦菜随想

王晚霞

踩着辛稼轩平平仄仄的词韵，回到燕山山脉，我的塞北故乡。城中的桃李惆怅风雨，小村溪头的苦苦菜，散放着春天的光芒。

山冈上长满细密的浅草树木，小溪河水横波涌起，跌宕着流向远方……一个让人柔肠万千、温润心灵的栖息地，丝丝缕缕地缠绕，幻化成天蓝如洗，空气清新，满目苍翠，几多苍茫。

三五只寒鸦，飞过空蒙的长空，一丛一簇的苦苦菜，带我回溯童年的时光。枝头的山杏，绿意嫣然，远远的，用惊讶的眼神驻足回望。

如此羸弱，像落在地上的一只只蝴蝶，纹身的翅羽，拍打着泥

土，醉心地吟唱。那翡翠绿，有着小家碧玉的矜持，伫立田垄尽头，自带苦涩的幽香。

那时，放学后，手拎柳条筐和小伙伴们赶着去挖野菜，苦苦菜也像小伙伴一样扎根生长。当我发现绿宝石似的柔柔嫩嫩、优优雅雅的苦苦菜，便急匆匆地将其收入囊中，兴奋异常。

《唐风·采芣》中有“采芣采芣，首阳之下”，挖野菜的兴致，不啻为少年童真的疯狂。遇见深藕荷色的长纹菜，便想起清绝脱俗张爱玲的旗袍，从领口道到腰背神秘的一统，内舒柔媚，韵味十足，开衩处，春光微露，催人无尽遐想。

尖尖的苦苦菜，形如柳叶，状似柳眉，白晳顾长的茎，仿佛芭蕾演员的肖像。不求显达、不求名，亦如凤尾迤邐，更像柳絮线条悠长。

坚韧如丝的苦苦菜，横根经得起犁铧和锄头的除刈，走到哪里，都能扎根生长。待来年，再染沥沥春雨，新碧如斯，他年不改昔年妆。

“陆羽煎茶千次品，神农试草几回尝。而今已做珍稀菜，曾是饥民救命粮。”苦苦菜，自古以来饱受世人垂爱，曾经衔接起青黄岁月，如今已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野味鲜尝。

春到曲麻床，平人康健康。浆液乳白的苦苦菜，还是醒脑清神明目、健脾开胃、利湿排毒、止渴生津的天

然保健品，功用味压群芳。

到了秋天，乡村田野开满了苦菜花，亭亭玉立，雍容华贵，极尽妖娆。那是太阳的色彩，为丰收的大地涂抹上一层金黄。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不禁让人想起《西厢记》中长亭送别的情景，忆及范仲淹的词句，晴空碧云，寥廓苍茫。

纤弱的苦苦菜，不仅唤醒了我的童真童趣，更像一个片段、一种情怀、一段梦境，挥之不去，烙印在心上。

尽管脱胎换骨，而灵魂深处，依然深藏着对故乡的感恩，对成长的回溯，对生命的感悟：先苦后甜，韵味绵长。

的麦田就我们一家三口。麦地南北地长，北头有路，南头对着国有果园。抄小路可以到南头，爹决定从南头割起。那五个坟头就长在隔壁的麦地里，在地北头。大概爹也怕鬼，从南头割起，割到北头天就该大亮了。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更加害怕。原以为爹不怕鬼，可以帮我镇着鬼，没想到爹也一样怕。

我选了爹和娘中间的一小溜儿，蹲下身去，右手伸出镰刀，左手揽着麦子，镰刀贴着地皮，端平，一镰下去接两垄，镰刀使劲一拽，“沙沙——”麦秆从底部齐崭崭地和根分离。“沙沙”“沙沙沙”，还没到筋疲力尽时，苦和累都成了乐曲，镰刀和麦子相遇的声音像首歌，让我暂时忘记鬼的事。

好忙活一阵子，爹站起身歇歇，我和娘稍落后了点儿，想趁这机会赶上爹。谁知爹猛地抓起我的胳膊，拉着我就走，边走边对娘说，咱不割了，天亮再来！我被爹拉着走了好大一会儿，原路返回到家里，一路上我都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安静得吓人。娘惊魂未定，问，怎么了？爹小声说，看到一个人举着一束光，黄蓝色，从地头一直飞到柏油路上……

那天的事让我又害怕又高兴，从此后再不敢从西南地经过；高兴的是本想会累个半死，没想到鬼也有情，适当时候出现，让我躲过一场劳累。那时毕竟是孩子，能躲一时躲一时。莫非有人有道，鬼有鬼道，人在半夜出现惊扰了这些鬼的生活？

离开农家二十年，梦里不知身为客，记忆里弯弯的镰刀已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收割机。一边吃进整片的麦子，一边麦粒装满了蛇皮袋，镰刀一天都割不完的麦子一会儿就收完。小麦被送到地头，一粒粒饱满诱人，在地头直接被收购。挥汗如雨割麦子的场景再也看不到了，再不济的人家也已经半机械化了。

乡村情感

晚秋的空气，清清的海寂。目光尽处只见一条水平线，天和海在那里交界、云和浪在那里汇集，此时的海边没有了白天的争吵与喧闹。远天，归鸟盘旋海面，羽翼仿佛要擦过晚霞，我想诗人所描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就该是这样吧。

曾经一度特别迷恋晨曦时的大海，在宁静的早晨冲刷着无边沙滩的汹涌不息的大海……这是诗人对早晨的大海最形象的描写。而此刻，冰凉的海水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冲刷着潮湿的泥沙，一遍又一遍抹去沙滩上停留的痕迹。随着黄昏的来临，海终于累了，疲惫地整理好自己的睡衣，在一阵阵清凉的海风中慢慢地退去……海面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映照着急伤的海岸线，海依旧是寂寞的，而这种寂寞竟会被呈现得如此唯美。

我看到了她的背影，隐隐约约地，孤单地挪动着，每向前挪动一步，她的身影都会被海边的灯光拉得好长好长，整齐短发被海风吹得蓬乱，她似在回忆着什么，又似在叹息着什么……她眷眷地微笑着，偶尔嘴角会微微抽动几下，似乎又可以看到挂在她脸颊上未曾来得及拭去的泪水。异乡的海韵，落日的余晖洒在她孤单的身影里，海退潮了，恋恋地与温柔沙滩做最后的告别。而她始终在轻轻地叹息着，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她的眼睛里依旧写满回望与期盼，似乎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到那岁月里曾经的潮水。

对于出生在北方的我，自有记忆开始，大海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词语，一幅遥不可及、并不真实的画面。儿时家门口的小河清澈见底，而那条小河也总是留在我记忆深处最温暖、最有趣的回忆。小时候没有见过大海，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会把小河当成是海，总觉得海就是这个样子，草绿绿的、水清清的，而我们这群小伙伴们就整天在河边玩儿。后来上了学堂，从课本里和老师那里知道了大海的样子，但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概念。那时的我总是在想象着大海的模样，想象着是不是顺着小河的方向一路走下去便可以找到大海。

初见大海时，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深夜，姑姑哭着跑到我们家拉着爸爸的胳膊就往外跑，后来才知道爷爷生病去世了。接下来的日子，奶奶整日守着爷爷的棺木伤心地哭泣，爸爸和几个叔叔商量着爷爷的葬礼。风水先生选好了安葬爷爷的地方，但奶奶始终不同意，坚持要把爷爷安葬在村头的小河边，问其原因，奶奶却始终不愿说。接下来的几日里就这么一直僵持着，直到爷爷去世后的第三个夜里，那几日我都是陪着奶奶睡的，半夜，我被一阵轻轻的啜泣声惊醒。我偷偷躲在被窝里透过被子缝隙的光，看见奶奶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张照片在认真地看着，时不时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我能感觉奶奶哭得很伤心，因为她的身子一直在剧烈地抖动着，但努力抑制着不让自己发出声来，或许是担心吵醒我吧……我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假装上厕所就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奶奶很迅速地把手里的照片放在了沙发旁的桌子上。上完厕所我钻进奶奶的怀里，奶奶仍旧在无声地流泪，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已经略微有些泛黄了，照片中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牵着手的合影。那种牵着手的感觉有些别扭，表情也不大自然，衣服很旧但很洁净。照片中，男人的衣襟上打着两块很显眼的大补丁，女人留着一头乌黑干练的短发，身后是大海，而他们就牵着手站在沙滩上，因为照片上是黑白的且有些泛黄，大海的颜色显得有些奇怪。奶奶看我一直盯着照片看，便轻轻地拿了起来，告诉我这是她和爷爷年轻时的合影，也是他们俩这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惊讶于奶奶竟然还见过大海，并且是跟爷爷一起。奶奶轻轻地把我揽进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一边流泪一边讲述着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爷爷年轻时是干木匠活的，为了让爸爸和姑姑生活得好一些，让他们都上得起学，爷爷就经常带着他的徒弟们全国各地地奔波揽活儿干。奶奶说，有一年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在一个临近海边的地方给人家干活，有一天从架子上摔了下去伤了腿，几天都不能动弹，也不能下床干活。后来还是他的徒弟写信告诉了奶奶，奶奶终究放心不下爷爷，把爸爸兄妹五人托付给亲戚之后，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和几个窝窝头，只身一人辗转折腾了好几天才找到了在海边打工的爷爷。

在奶奶的悉心照料下，爷爷很快就能下地走动了。奶奶临走的前一天，爷爷说要带奶奶去海边走走，那是奶奶第一次看见大海，并且是跟爷爷在一起，他们在海边拍了生

爱情如海不是美丽的童话

王 洁

平第一张合影，也是他们这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唯一的一次牵起彼此的手……奶奶说，那天她陪着爷爷在海边走了好久好久，她说大海很美、很壮观，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带我去看海。奶奶说她的那天，爷爷因为腿没完全恢复，不能送她去车站，就嘱咐奶奶到家了写信给她。奶奶问爷爷，想看大海了怎么办？爷爷就说那就看照片吧！后来这张照片就被奶奶永久地珍藏了起来，时常在牵挂爷爷的时候，就翻出来一遍遍地看。奶奶还说，有一次爷爷跟她开玩笑说，你那么喜欢看大海，那就等有一天他若先离开了奶奶，就让奶奶把他葬在村头的小河边上，就当是在大海边吧。可奶奶却没有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逢每年夏收和秋收爷爷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临近黄昏时去村头的小河边走走，奶奶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跟爷爷在海边散步一样。我能想象到，那种感觉一定很美、很惬意、很幸福！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奶奶一直坚持要把爷爷安葬在小河边，那是她对爷爷的寄托和回忆，是她心里对爷爷写满的爱。

第二天早晨，我偷偷拿着照片哭着给爸爸看，让爸爸答应把爷爷安葬在小河边上，爸爸接过照片时也流泪了……后来奶奶经常带着我去小河边看爷爷，而每一次我都会想到那张照片，想象着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有爷爷牵着奶奶散步的身影。我想此刻在奶奶的心里也一定有着这样的画面。

二〇〇三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了些许积蓄，国庆放假时我带着奶奶和家人来到了海边度假。奶奶总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海边看着远处发呆，喜欢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去海边散步，而我总是会默默地陪在奶奶身边，一起感受着她内心的心，感受着大海带给她的回忆，感受着阵阵海风吹来的温情。

许多人曾感叹：站在大海面前，自己显得如此渺小。也许大海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种淡定吧。大海，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一个永不改变的梦，透过阳光，远远地看见湛蓝色的血液汇集成万水千溪百河。梦境中总会有一抹蓝色的希冀，奔腾着灵魂的智慧 and 激情，带着令人刻骨铭心的敬畏，还有那深不可测、幽静而平和的愉悦与神秘。那便是我心中最美的情愫，是我心中瑰丽的梦想。海风吹起我凌乱的长发，翻阅着那曾经的誓言，海浪层层翻卷，叩击着我纤弱的伤感，相思的翅膀随着海鸥在空中盘旋。

我深信天空和大海一定是相爱的，也知道它们的手却终究无法相牵在一起，爱也无法继续，天空哭了，海的双眼湿了，或许这世界真的有一种界限永远无法跨越！

经年远去，而今的小河边上又新添了一堆黄土，那是奶奶永远地陪在了爷爷的身边。他们再一次面向大海，深情地眺望，静静地倾听着它的呼吸，出神地欣赏着它的美丽，光着脚丫任浪花冲刷，一波一波的巨浪拍打着潮湿的海岸，哼着他们的歌曲，诉说着他们的过往，一起牵手悠悠地向前走，走到天荒地老，相信爱情如海不是美丽的童话。

生命之悟



马思源